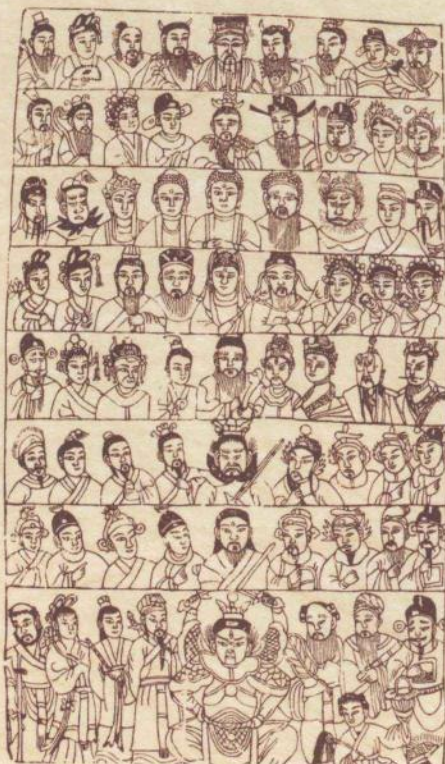


中国濒危年画寻踪

濮
陽
年
畫
之
旅

沈泓◎著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著

中国濒危年画寻踪

濮

陽

年

畫

之

旅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濒危年画寻踪. 濮阳年画之旅/沈泓著.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119-0493-5

I. ①中… II. ①沈… III. ①年画-简介-濮阳市

IV. ①J218. 3

中国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6612号

书 名: 中国濒危年画寻踪. 濮阳年画之旅

出 版 人: 宋灵恩

作 者: 沈 泓

出版发行: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

邮政编码: 100044

发行热线: (010)68320825 68320484

传 真: (010)68320634

邮购热线: (010)88361317

网 址: www.cmepub.com.cn

电子邮箱: zgsgdj@hotmail.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51千字

印 张: 12.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9-0493-5

定 价: 3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这些年，我走遍了除台湾的中国各省市地区，寻访中国古代的各大年画产地，行程不亚于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一次走出了一条中国年画之旅。对于自由行的爱好者，这是一条全新的人文之旅。

年画之旅的结果，是这套《中国濒危年画寻踪》丛书的诞生。丛书以报告文学的形式真实记录了我寻找各地年画的行程，包括在田野和深山的跋涉，对各地民间年画艺人的叩访，以及各地年画濒危告急的生存状况。

我的年画之旅中，最令我感到沮丧的是，很多明清时期和民国时期年画生产鼎盛一时的产地，如红船口、夹江、扬州、滕州、柳州、黄陂、北京、无锡、磁县、樟树等地，已经找不到一个民间木版年画艺人了！

现存的年画产地也仅十多处，其中大部分地区仅一两个老艺人在印制年画，如南通、凤翔、聊城等地。老艺人一走，年画就会断流，即使是现在宣传较热闹的绵竹年画、武强年画、开封年画、朱仙镇年画、平度年画，民间也只有两三家艺人在做年画。传统的年画艺术正面临人亡艺绝的困境。

在现代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民间木版年画已成为濒危艺术。在笔者开始寻访民间年画的十年间，很多年画产地第一次去的时候，尚能见到年画和艺人，第二次去，已物是人非。年画和艺人都已随风飘逝，渺无踪迹。那时尚无“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说，如今，民间木版年画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民间年画的工程已在各主要年画产地启动，关注和传承民间年画艺术就是弘扬传统文化，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自命清高的人是不会喜欢民间年画的，他们会说它匠气和俗气。它真的俗气简单吗？在民间年画中，耐人寻味的寓意表象随处可见，每一幅画都蕴涵着深厚的传统底蕴和文化意味。有意味的形式、象征、隐喻、谐音、寓意，这些西方现代绘画中的核心元素，我们朝圣般虔诚膜拜的元素，我们苦苦跋涉了一圈也只抓到皮毛的东西，重新回到中国民间年画中后，我们会发现这些元素原来早已存在于我们土生土长的年画中，遗憾的是我们却视而不见！

年画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来源和故事，每一个物件都有寓意和说法，哪怕是衣服上最细微的花纹都有讲究，这难道不是巨大的隐喻和象征吗？西方人对此感到神奇而神秘，神往不已，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抛弃自己的博大神奇而求索别人表象的神秘呢？

正如在中国年画最初级最原始形态的纸马收藏中，不断有人惊呼“我发现了毕加索”“我又发现了凡·高”一样，在民间年画这一最成熟的中国民间美术形式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师的完美，还有灵感的源泉。因为它原本就源自泥土啊！而任何大师都离不开泥土！现代人回归自然，就是回归泥土。最简单的，才是最丰富的；最俗气的，或许是最典雅的；同一个圆上，终点就是起点。

那么，让我们顺着圆的轨迹，循着中国古典哲学的智慧精髓，终结我们每日每时此时此刻各种徒劳无益的疲于奔命，回归起点，背起行囊，去寻找散落在各地的即将逝去的民间年画吧！

沈泓

注：本书中的年画全部为作者本人收藏的年画原作。摄影照片均为作者本人摄。书中未注明产地的年画均为濮阳年画。

Prologue

In these years, I've walked two thousand miles around every province, city and region in China, except Taiwan to visit the major ancient origins of New Year Pictures in China. With the journey not less than the Long March, I firstly walked out a way for New Year Pictures in China. For the hobbyist of free travelling, this is a new cultural tour.

The achievement of the New Year Pictures tour is this set of "Chinese Endangered New Year Pictures Pursuit", which truly records my journey of looking for New Year Pictures at poor fields and remote mountains, visiting folk New Year Pictures artists, and investigating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endangered New Year Pictures in the form of reportage.

In my New Year Pictures tour, what makes me sad is that no folk wood New Year Pictures artist can be found in many origins, which were prosperous in Ming and Qing period and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ch as Hongchuankou, Jiayang, Yangzhou, Tengzhou, Liuzhou, Huangpi, Beijing, Wuxi, Cixian, Zhangshu, etc.

The existing New Year Pictures origins have only above ten regions, in which, most regions have only one or two old artist printing New Year Pictures, such as Nantong, Fengxiang, Liaocheng, etc. If these old artists pass away, New Year Pictures making would cease. Even for the present well advertised Mianzhu New Year Pictures, Wuqiang New Year Pictures, Kaifeng New Year Pictures, Zhuxian Town New Year Pictures, Pingdu New Year Pictures, there are only two or three artists. New Year Pictures are facing extinction.

Under the shock of modern and commercial tide, the folk wood New Year Pictures become an endangered art. In these ten years when the writer starts to look for folk New Year Pictures, at the first visit, I could see New Year Pictures and artists in many origins, while at the second visit, I could not even find them, and there has not yet been the say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present, the folk wood New Year Pictures have become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project of rescuing folk New Year Pictures has been initiated at main origins, caring about and inheriting folk New Year Pictures are to promot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has become the common sense.

Haughty people do not like folk New Year Pictures, and they would say that they are craftsmanship and vulgar. Is it really vulgar and simple? In folk New Year Pictures, significant moral representations are visible everywhere, and each picture contains deep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Significant form, symbolization, metaphor and harmonic implication are core elements in western modern drawings, we try to grasp them but failed, and when we return to Chinese folk New Year Pictures, we find that these western modern elements have been existing in the nearest New Year Pictures for long time, and it is a pity that we could not see!

Each character in New Year Pictures has its source and story, each object has implication and statement, even the finest pattern on clothes, could it be such a hugest metaphor or symbolization? Western people feel that they are miraculous and mysterious, and why do we give up our own broad miracles, but pursue other's superficial mystery?

Just same as in the lowest-level and most primitive paper horse collection, people often cry out that "I find Picasso", and "I find Van Gogh again", in this most mature Chinese folk art form of New Year Pictures, we can find master's perfectness and inspiration source. Because it is just originated from earth! No master can leave from earth! Modern people return to nature, which is just to return to earth. The simplest is the most abundant; the most vulgar may be the most classic; at the same circle, endpoint is the start point.

Then, let us walk along the round track, follow the wisdom essence of Chinese classical philosophy, end our ineffective labor, return to the start point, and carry the travelling bag to look for the lost folk New Year Pictures everywhere in China!

Shen Hong

Note: All the New Year Pictures in this book are the original works collected by the author, all the photographs are taken by the author, and the New Year Pictures without origin marking are from Puyang.





目
錄

序 (英) /01

第一章 刘堤口村寻艺人/001

第二章 激情飞扬刘怀京/012

第三章 颍颥遗都源流长/023

第四章 帝舜故里传说多/035

第五章 舜耕历山姚墟在/051

第六章 名胜古迹可觅踪/069

第七章 人文灿烂耀年画/089

第八章 大弦戏与大平调/105

第九章 文武财神保家仙/126

第十章 七十二位全神图/154

第十一章 宋通银画三女神/180

后记/192



中国
濮阳
颍
危
年
画
之
寻
踪

第壹章

刘堤口村寻艺人

在濮阳市体育馆旁大街上的一家旅馆，灯光下，我在墙上贴的濮阳市地图上寻觅。老板问我找哪里，我说找刘堤口。旅馆老板对我说：“濮阳有两个刘堤口，你找的是哪一个刘堤口？”我说：“我找的是出产年画的刘堤口。”

老板对年画一脸茫然。我不得不对他解释半天，他才如有所悟，对我说，要乘车到新习，再乘坐到桃园的车，可以到刘堤口。

从老板这里，我知道在濮阳市区不可能找到年画了。我喜欢在乡村行走，厌倦都市，只有在乡村和田野，在大自然中，才感到自我的存在，而在繁华都市，则总是有被汹涌人潮淹没之感。所以，第二天早晨一起来，我只想尽快逃离城区。

按老板的指路，几经周折，我找到了到桃园的车。

► 走向刘堤口

我问车上的售票员和司机，他们都说刘堤口有年画，这让我感到了些许的安慰。

穿过繁华市区，晃晃悠悠走了近一个小时，中巴车在经过一个村庄时，停了下来。

司机扭头对我说：“你在这下吧，这里就是刘堤口。”

下车后，问了几个人，竟然都不知道这里有年画。一个小卖部的老板告诉我说：“这里没有年画，年画在刘堤口。”

“哦，这里还不是刘堤口？”我问他，刘堤口村在哪里，他告诉我，路就在旁边，一条与这条乡村公路呈直角的乡间小路。

这是一条穿越田野的路，正是秋播季节，田野上到处是劳动的农民。

走了约 15 分钟，我看到了绿树掩映中有一片房屋的村子。



七十二位全神



七十二位全神局部

在村口，一栋刚刚建好的大庭院，崭新的墙壁上题写着转卖医学新技术的广告、打油诗，画有佛像和漫画。从漫画潇洒的线条上，可以看出画功的不俗，从尖刻犀利的打油诗中，可以看出村夫才情。

诗和画都是一个人所为，还没有进村，我就嗅到这里年画的味道。

一根高高的烟囱出现在我的眼前，村口是一个窑场，到处堆着红砖。窑下有工人在往拖拉机上搬运红砖，窑上坐着和蹲着两个上了年纪的汉子，他们远远地盯着我这个异乡人。

看到我在拍照，其中一个高大的汉子大声对我喊道：“干什么的？”

因为尚有一段距离，我没有搭理他。

在年画之乡行走，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村夫，初次见到我这个身背行囊的外乡人，他们会声色俱厉，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本主的骄傲，用以警惕的目光打量我，质问我从何而来？来干什么？



濮阳的汽车站



刘堤口下车的地方



通往刘堤口村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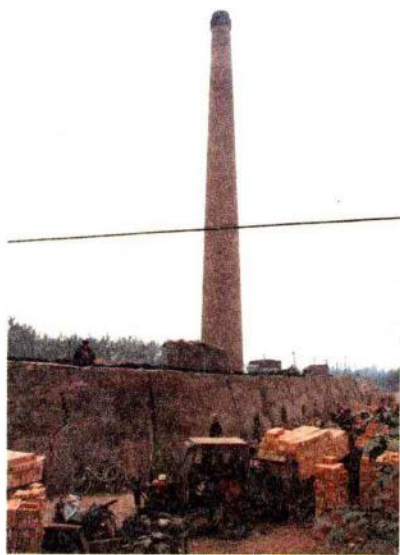
正是秋播季节，田野上到处是劳动的农民



在村口有一栋刚刚建好的大庭院，崭新的院墙上题写着转卖医学新技术的广告，画有佛像和漫画



从漫画潇洒的线条上，可以看出画功的不俗



一根高高的烟囱出现在我的眼前，村口是一个窑场

每当这时，我都会装得若无其事，微笑着，神态自若地对他们说，我是来旅游的，或者说，我是来摄影的，瞧，这些老房子多美！只是在极少的时候，在面对和气友好的面孔的时候，我才会说，我是来买年画的。

每当这时，无论多么严厉和敌视，他们都会将敌视化为笑脸。这时候，你才感到，原来他们的声色俱厉，只不过是城里人表现出的一种天生的戒备，是唤起一个城里人对他的存在的重视，并非真正的敌对。

或许，在偏僻的乡村，他们天天见面的都是那些熟悉的脸，看到一张陌生的脸，感到新奇而神秘，他们需要沟通。或许，他们太孤独，需要和陌生人讲话。

只有对面善的人，和经过交流变得熟悉起来的村民，我才坦诚地说是来买年画的，我不说是来找年画的，说买年画似乎更明确更清晰，也更容易马上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这样一来，我和他们很快就变得亲切而亲密起来。俗话说，再狠的人也不赶走来买他东西的人，因为再有戒备心理的人，都不会驱赶一个送钱上门的人，不会粗暴对待客户。

但是，有些声色俱厉的村民，就不能简单地和他们交流了。有时，你微笑着和他们讲了半天，他们还是很凶，把你当成贼似的，似乎还要搜查你的背包。

我感到，这个居高临下蹲在高高砖窑上的村民，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没有回答他，只装着没有听见，暗地里加快脚步，匆匆地向前走。

他没有再叫喊，我感到他站了起来，站在远远的砖窑上，眼巴巴地看着我走进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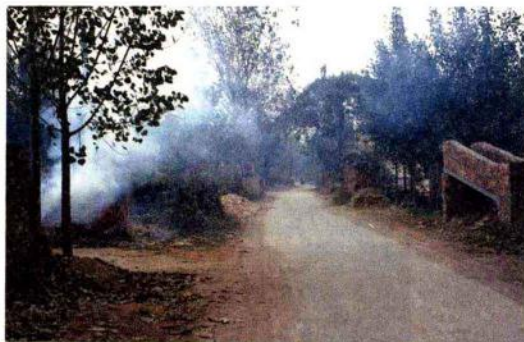
写到这里，我又认真研究了我拍摄的这张窑场的照片，发现这个高大的汉子对我吼叫“干什么的？”或许另有原因。

这是一个超级大窑场，或许是工商部门需要他们办理营业执照，或者是税务部门要求他们交税，或许是环保部门要求他们拆迁，或许是安监部门要求他们停工……

之所以有这些揣测和想象，是因为窑墙上有一条巨大的裂缝，显然有安全隐患。还有，这两个汉子保持距离蹲坐在上面，从他们蹲坐的位置看，就像两个站岗的哨兵。



还没有进村，我就嗅到这里年画的味道



走进刘堤口村



年画之乡刘堤口

所以，更可能的解释是，他们把我这个随便的盲目摄影者当成了调查取证人员，或者是来捅他们娄子的记者。

其实我不是，我是带着善意和恭敬，千里之外而来，只是来找年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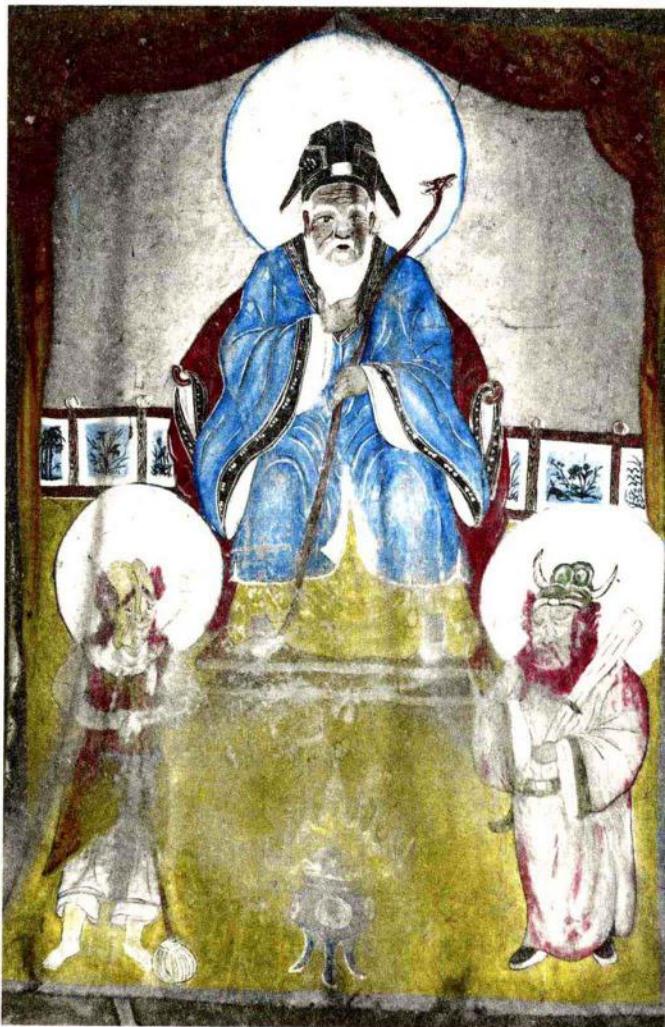
► 刘怀方和宋武生

在我随身携带的年画资料本上，记录着我收集来的刘堤口的几个年画艺人的名字，其中有刘怀方、宋武生。

最早接触到这些年画艺人的名字，是从《中国木版年画全集——朱仙镇卷》中看到。该书序中写到：“豫北的神像年画作坊主要分布在滑县的李方屯村、濮阳县的刘堤口村、内黄县的北海头村、马次范村等十余个村庄。其中滑县李方屯村的韩新彩、韩忠然、刘克志，濮阳刘堤口村的刘怀方，内黄北海头村的王春生、王自江等印制的神像较有影响。”

在我查阅的资料中，还有一条重要线索，是一个热爱民间年画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写的《走访神像》，文中描述道：

“今年元月份，我骑车到濮阳县刘堤口村拜访年画老艺人刘怀方。走进老人的农家小院，见四周的墙壁上贴满了花花绿



刘堤口村中小庙里挂的神像年画土地爷

绿的神像年画，充满了灵性的画页，在料峭的寒风里哗哗作响。刘怀方老人告诉我，这都是刚上过彩的神像，上彩时需要在神像的背面上方抹一点稀泥粘贴在墙上，待年画上的色彩干透后，用手轻轻一揭就会掉下来。走进老人家的堂屋内，见两个年轻人正坐在木印版前忙活着，他们先在一张张白纸上印好墨线图案，最后才请刘怀方老人在图案上画彩。老人说：‘给神像上彩是一个细活，不能马马虎虎，红、绿、黄各种颜色要搭配好，还要符合各类神像的身份。咱印了一辈子神像，不能让外人说咱做的活套。’”

文中还提到另一个年画艺人的名字宋武成：

“刘堤口 50 余岁的宋武成印制的神像也颇有名气，他用祖传工艺调配的颜色画在神像上，其色彩鲜艳醒目，长存也不易褪色，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方圆百里的‘主贩得’都喜欢批发他的神像。宋武成苦笑着对我说：‘神像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原先有 30 多个品种，现在只保留了 10 来个，到今天为止我才批发出去两万来张，像这个时间要是在从前能卖它个十几万张’。”

在我收藏的资料中，还有一篇《传承在民间的神画》，也是一位热心民间年画的文化人写的，文中也写到了这个宋武生，不过，名字又变成了宋五成。文中这样描述：

“去年，听文联的一位朋友说龙乡河南省濮阳地区也有木版年画，只是很少有人发现。于是，我在年前的乡村集市上寻觅时，终于发现了乡土味十足的木版年画，并且在新习、庆祖等地找到了目前仍坚持用手工印制木版年画的民间艺人。”

“宋五成就是其中的一位木版年画艺人，每到春节前两个月，他们全家就开始忙着印制年画，刻版、调色、切纸、印刷一系列步骤下来，全都是手工活，他们印制年画的办法就如古代印刷术的活化石，繁杂中透着原始。”

《传承在民间的神画》的作者继续写道：宋五成说，他们这里印制年画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已没有人说得清楚它的起源，但每年过春节百姓们都要贴它，这也是老百姓的一种信仰，一个民间传统。新中国成立后，要破除迷信，年画都是神仙人物，就不能再搞了。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要求“破四旧”，一时间所有的木版年画、刻版不是烧了，就是砸了、没收了，艺人们还被揪出去游街，吓得民间艺人们许多年不敢再碰它。现在国家稳定了，政策也提倡保留民间传统手工艺，艺人们才又拾起了这门手艺。

这两篇文章中提到的宋武成、宋五成，和我收集的另一处资料中的宋武生，应是



刘堤口的农家大院的大门，并未给木版年画留下贴挂的空间

同一个人。都是凭口说笔记，音同字不同，容易写混。但无论是宋武成、宋五成，还是宋武生，都不重要，对于我都只是刘堤口年画的一个符号，一个标记，一个象征，我后来并没有找到他。

因为我来的不是时候，正是秋播时节，全村人都忙着耕地播种，男人们都下地干活去了。

怀揣着刘怀方和宋武生这两个名字——刘堤口年画的珍贵线索，我千里迢迢而来，就是为了一睹濮阳年画的原生态真容。

► 金色的刘堤口

刘堤口是一个大村，宽阔的村道两边，是一排排农户大院。村道两边晒满了金灿灿的玉米，行走其间，我仿佛进入金山之村，到处都是—片丰收喜庆色彩。刘堤口给



村道两边晒满了金灿灿的玉米，仿佛进入金山之村，—片丰收喜庆色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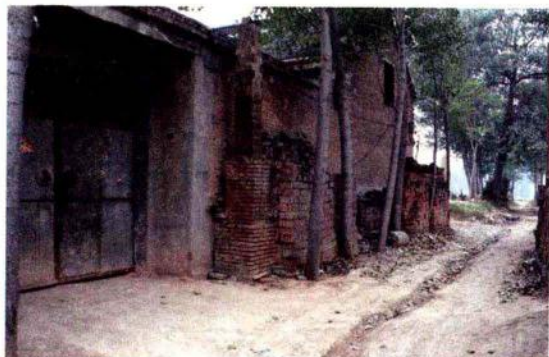
穿过—条小巷，我寻找宋武生的住宅



—家家农户关闭着大门



寻找年画艺术人的家



村民指给我的宋武生的家

我的第一印象是金色的刘堤口。

根据我收集来的线索，进村后我逢人就问刘怀方住在哪里？宋武生住在哪里？

村头路边—家宋氏诊所的医生对我说，宋武生就住在旁边的小巷里面。

穿过这条小巷———条杂草丛生的小路，我寻找宋武生的住宅。—路都没有人，几户人家的门都关闭着，只有狗吠声。走到小巷的尽头，前面是辽阔无际的田野，我



一面红色的墙上写着：“此处画画”。墙上有一个大洞，地上长满杂草，这是一间被遗弃的早已无人居住的房屋，似乎和被遗弃的刘堤口年画的命运相关



刘堤口太大，我来的这一天却显得太空，到处都是富有行为艺术意味地整齐规则堆码着的金色玉米，似乎到处都为我埋伏着年画线索，又让我都无缘见到年画艺人

也不知道哪一家是宋武生的家。

于是，我又往回走，一座座农家大院的里面，都显得幽深而空寂，有的大门紧闭，更是一幅云深不知处的景象。

一家新大院的门半敞开着，“有人吗？”我大声叫喊了一会，狗吠声伴随着我的呼喊声越来越大，幸好烈狗用绳子拴着，尽管它对我凶猛扑跳，终不能近我身。

过了一会，终于有一个男人走了出来。我问他宋武生住在哪里，他指着我才回路过的一幢矮房子，对我说，那就是宋武生的家。

那户人家的院门是关闭的，似乎还上了锁。我再次走到那户人家，推了推那关闭的大门，还真是上了锁的。

正是秋播农忙季节，这正是我此行找年画的不幸，大多农户都在地里忙碌，他们无暇顾及我这个慕名而来的行者。

我继续打听年画艺人住在哪里。几个坐在路边整理玉米的妇女对我说，前面小巷里就有一个做年画的艺人。

► “此处画画”

于是，我走进这条小巷，依然是渺无人影，只有狗叫，表示对我这个异乡人的欢迎或抗拒。几乎每一家农户都关闭着大门，事实上已经无言地将我拒绝在外了。

只看到树丛后面一面红色的墙上写着：“此处画画”。但墙上是一个大洞，地上长满杂草，这是一间被遗弃的早已无人居住的房屋，似乎和被遗弃的刘堤口年画的命运相关。

回到村中大道上，继续寻找。几个站在路边晒太阳聊天的老人又给我提供了一个年画艺人的线索，尽管他们说现在他不在，也下地了，但我还是去探访了这家农户，希望他家里有人，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刘堤口太大，我来的这一天却显得太空，到处都是富有行为艺术意味的整齐规则堆码着的金色玉米，似乎到处都为我埋伏着年画线索，又让我都无缘见到年画艺人。

按照村民提供给我的方向，说在前面路口左转有年画艺人。我来到这个十字路口，只见左边村道两边不仅地上铺满了金黄色的玉米，树上也捆绑吊着一串串玉米，色彩和布局，都显示出刘堤口村浓郁的艺术色彩。

我站在十字路口等待一个村民走近，问年画艺人住在第几家。村民告诉我，左边第三个大门就是。

► 找到刘明仲家

于是，我走向左边的第三个的院落。

高高大大的院门敞开着，院子门口和影壁之间几朵红色的玫瑰花恣肆开放。终于找到没有锁的大门，这给我带来了惊喜。

我在门口叫唤了几声。一个中年妇女出来，我自我介绍说是来买年画的。中年妇女对里面叫唤了一声，说有买年画的人来了。里面响起一个老人的声音，可能是父亲的回答。最终，她准许我进入大院。

终于找到年画艺人的家了，这让我兴奋不已。只见院子里是一幢贴着白色瓷砖的房子，走廊上和院落里都堆满了金色的玉米。

一个身材魁伟的老人蹒跚着，从屋子大堂里面走了出来。

我问老人有多大年纪，老人说他有73岁了。“您会做年画吗？”“会，俺从小就跟父亲学印年画呢。”他自豪地回答我说，他家祖祖辈辈都做年画。



高高大大的院门敞开着



院子门口和影壁之间几朵红色的玫瑰花恣肆开放



个身材魁伟的老人蹒跚着，从屋子里走了出来



胡秀月为我找到10来种年画



老人和胡秀月为我找到的年画都在堂屋的地上展开，老人一一回答了我有关刘堤口年画的问题

显然，这是年画世家，我又问他：“您父亲叫什么名字？”

“父亲叫刘风义。”

“什么时候去世的？”

“已经去世 20 年了。”老人回答我说。

现在做年画的是他儿子，估计他儿子也有 50 岁左右，成为老年画艺人了。我记住了这家年画艺人的名字，叫刘明仲，但我记不清是老人的名字，还是他儿子的名字，很可能老人的名字吧。

我又问中年妇女叫什么名字，她说她叫胡秀月。

我问胡秀月有哪些年画品种，她说有很多，一会儿说有数十种，一会儿说有十多种。我要她拿出来看看。

胡秀月从床下抱出一卷年画，又到院子一边侧面的厢房里，抱出一卷年画。

我一一展开观赏，这些年画有 10 种左右，有大年画《七十二位全神》，也有小年画《保家姑姑》《灶王》《协天大帝》等，还有一张微型小门神。

《七十二位全神》有墨线版印的，也有手绘上彩的。

我问胡秀月还有哪些品种，她说还有一些，都锁在厢房里，当家的下地里去了，带走了钥匙，无法开门。

只能表示遗憾了。

► 听老人谈年画历史

我问了老人一些有关刘堤口年画的问题，老人一一回答了我。

“刘堤口年画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古代早就有了，有几百年历史呢。”老人说。农村老人不像学者讲究精确，都是模糊概念。但我也知道，要一个老人说出年画诞生的准确年代，也确实是为他太难了。

“刘堤口村的年画什么时候最繁荣？”

老人回答我说：“我小时候最繁荣，那时村里几十家都印年画呢，每到腊月，外地来买年画的贩子都



胡秀月和老人热情地将我送到大门口



走廊上和院落里都堆满了金色的玉米

来了，有时还拿不到货，要住在村里等呢。”

“解放后还印年画吗？”

“解放后还印年画呢，只是印得越来越少了，后来不让印了，有的还偷偷摸摸印，农村有人要。”

“‘文革’时期还有人印吗？”

“‘文革’时期就不让干了，很多版都烧了，但也有人偷偷藏起来，现在又让印了。”

从老人这里，我掌握了刘堤口村年画的基本情况，看来等不到他儿子回来，我还要寻找其他年画艺人，于是我提出了告辞。

胡秀月和老人热情地将我送到大门口。